

葡國詩人賈梅士



葡國魂

釋義

澳門 1980

1st 2.2
841

060837

港台書室

葡國詩人賈梅士

葡國魂

(盧濟塔尼亞人之歌)

釋義



惠贈

年

月

日

若昂・德・巴羅士著
王全禮 李均報合譯



90092307

A presente versão chinesa de “Os Lusíadas” postos em prosa por João de Barros, que é lançada à passagem do IV Centenário da Morte de Camões, ficou a dever-se à colaboração e competência dos senhores LI SHUNBAO, da secção portuguesa das Edições de Pequim em Línguas Estrangeiras, e WANG QIANLI do Instituto de Bem-Estar do Povo Chinês, dirigido pela Sra. SOONG QING LING, que edita a revista “China em Construção”, os quais prestam assim mais um serviço em favor da aproximação das culturas portuguesa e chinesa, para cujo desenvolvimento futuro todos desejamos contribuir.

賈梅士逝世四百週年紀念期間，出版由巴羅士改編為散文體的《葡國魂》譯本，是由北京外文出版社《中國建設》雜誌的李均報和王全禮合譯的。

《中國建設》雜誌是中國福利會主席宋慶齡女士創辦的。蒙上述兩位的鼎力協助，各項工作得以順利完成，並對於中葡文化的交流及未來發展中葡之間的友誼，均有極大幫助。

目 錄

路易斯·德·賈梅士傳略

I、遠航的開始

II、艱險與叛逆

III、繼續航行

麥林德國王歡迎葡萄牙人

IV、世界歷史上最精彩的篇章

V、巨人阿達馬斯托爾

VI、馬格里蘇

VII、印度

VIII、葡萄牙的英雄

IX、葡萄牙人戰勝了沙莫林的刁難

從印度歸來

X、瑰麗的海島

回到葡萄牙

人名地名索引

路易斯·德·賈梅士傳略

路易斯·德·賈梅士是位偉大的詩人，《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作者。歷史上比他更偉大的詩人，不但葡萄牙沒有，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沒有出現過，即使是將來，能夠與他相比擬的也是屈指可數。

路易斯·德·賈梅士不僅是位偉大的詩人，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和勇敢的戰士。他無限熱愛自己的祖國，用精雕細刻的詩句，特別是在《盧濟塔尼亞人之歌》這部長詩中，歌頌她、贊揚她；同時，爲了祖國他曾經英勇地戰鬥在非洲和亞洲。

在非洲，他多次保衛休達，抗擊摩羅人的入侵，在戰鬥中失去了一隻眼睛。在亞洲，他不只一次地去麥加海峽討伐那些阻撓我們船隊航行的海盜。

在他眼裏，祖國是高於一切的。他的一生，除了頌揚葡萄牙人民及其英雄的崇高品德，努力使祖國受到各國的尊敬和景仰之外，別無他爲。

因此葡萄牙人民在里斯本的路易斯·德·賈梅士廣場爲他樹了一座雕像，每逢六月十日，即詩人逝世的日子，各個學校都要舉行紀念活動，一切真正的和熱誠的愛國者都要舉行集會，念及詩人的名字、著作和生平，表示對他的思念。

※

※

※

路易斯·德·賈梅士一五二四年生於里斯本，並在那裏渡過了他的童年，很小的時候就去當時求學人麤集的科英布拉學習，他最喜歡讀葡萄牙歷史。由於貧窮，他接受了叔父本托的資助。本托是位牧師，同時也是位學者，他指導賈梅士如何學習。一天，賈梅士未等學業結束突然離開科英布拉返回里斯本。爲什麼？至今也沒有人知道。但是，肯定是爲了了解和熟悉自己國家的這座主要城市，更好地體驗葡萄牙的希望與生活。

若昂三世時期，路易斯·德·賈梅士是上流人士，經常出入王宮，參加裏面舉行的節日盛會和晚會。這時，他認識了一位美麗的姑娘，並且決

定同她結婚。詩人書寫了不少詩句獻給這位貴族少女，但他從未說出過自己戀人的真名實姓。在詩裏，他爲她編造了一個化名，稱她爲納特西婭。不幸的是，詩人一貧如洗，而姑娘却出身於豪富之家。當時，貧民是不能同富家結親的。國王對此事暴跳如雷，爲了使他們的婚事成爲泡影，他把賈梅士流放到遠離里斯本的里巴特如。年青的詩人在那裏過着流放的生活，受盡了王宮的清規戒律所帶來的痛苦。

當然，流放並不是件愉快的事，但最使他鬱鬱不樂的是他不能在自己生長的土地上工作，不能自己謀生。他請求允許他當兵，作爲一名軍人派往海外去保衛祖國。他被派往休達。他在此地負了傷，正如前面提到的，失去了一隻眼睛。經過了兩年的戰爭生活，他回到里斯本，打算在此長期住下。

賈梅士曾經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任何不公道的事都會把他激怒，使他憤慨。有一天晚上，在大街上，由於一件事引起糾紛，他認爲王宮的一位僕人對他無禮，於是拔劍相鬥，刺傷了對方，因此，他被逮捕，一年後才獲釋，被派往印度。

一路上詩人考察了瓦斯科·達·伽馬所經過的地區和海洋，並把它記述在《盧濟塔尼亞人之歌》裏。他穿過大西洋，繞過好望角到達果阿。遊歷葡萄牙人最先發現和最先到達的這些地方，使詩人深深體驗到英雄的、不屈不撓的人民在費了多大的代價，克服了多少艱難險阻，才完成了這如此艱巨和冒險的航行。

在印度，他雖然撈到了一個公差，但生活也是多災多難。由於他經常對權貴們直言不諱，便遭到他們的報復，乃至處罰和監禁。但是，他每時每刻都在構思自己的詩篇《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他顯然已經意識到，只有歌頌史無前例的盧濟塔尼亞人的偉大和光榮，才能寬慰自己的不幸。

賈梅士受到了與他爲敵的人的種種迫害，最後又被派往中國的澳門。當時那裏已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在澳門的海濱，有個岩洞，賈梅士經常在那裏寫詩，思念自己可愛的然而遙遠的葡萄牙祖國。……

他找了一個同伴，他的傭人，讓·安東尼奧。他侍候賈梅士直到詩人逝世。就在這所窖洞裏，詩人望着茫茫大海，寫出了《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大部分詩句和其他短詩。

他面朝東方，背靠大石，把紙放在膝蓋上一頁一頁地抒寫頌揚瓦斯科·達·伽馬和整個葡萄牙人民的豐功偉蹟的詩句。詩人想以此分散或抵消

他對祖國的懷念。

忠實的讓·安東尼奧總是默默的坐在他的身邊，懷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主人寫作。賈梅士待他很好，後來把他帶回葡萄牙。那時，賈梅士非常喜歡溫和渾厚的伙伴呆在自己身邊，覺得他是巨大悲傷和困難的真正安慰。也許就是爲了這一點，雖然賈梅士無時無刻不在想着回到葡萄牙，但是他在澳門的日子也並非不愉快！起碼可以自由自在地把多年來孕育在心頭的詩句書寫出來。

但是，即使是在澳門，仍舊有人不讓他安寧。他在印度的仇人不肯放過他，又誣告他偷竊。爲了駁斥這種控告，賈梅士又回到果阿。在從澳門到果阿的途中，船隊遇難，賈梅士乘坐的那隻船沉沒在柬埔寨海岸（印度支那）的湄公河口。大部分行李、貨物和旅客都葬身海底。賈梅士也失去了一切。

甚至詩人總是帶在身邊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的手稿也差一點丟失，如果不是詩人看見它漂浮在浪濤裏而跳入大海把它從洶湧咆哮的浪叢中撈了出來。賈梅士差點被淹死，倘若不是爬上一塊大岩石，而後一隻小船去把他接回來的話，在《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和另一首名詩中，賈梅士是這樣回憶這件傷心的往事的：

無情的風浪與暗礁，
推毀了飽經憂患的行船，
而那浸濕的詩稿却幸免遇難……

他離開里斯本已經五年了，此刻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思念祖國。然而在果阿等待着他的却是囚禁！他的仇人都是有錢有勢的權貴，他們竟然使當局相信這位詩人、英雄、一位葡萄牙的偉人是甚麼小偷！

如果不是賈梅士的兩位朋友——讓我們懷着驕傲和崇敬的心情回憶起他們的名字，阿爾瓦羅·達·席爾維拉和科蒂紐·德·布拉瓦薩——這時來到果阿，他還不知道將被囚禁到何年何月。科蒂紐·德·布拉瓦薩是來接任總督的，當然有權下令立即釋放這位被非法監禁的詩人。

賈梅士又在果阿住了幾年，並參加了對土耳其人和摩羅人的幾次艱巨的討伐，顯示出他不但比任何人都善於寫詩，而且還善於巧妙地打擊葡萄牙的敵人。正如他自己在《盧濟塔尼亞人之歌》裏所描述的：“一手高舉利劍，一手緊握筆桿”和“生就拿槍的手和獻給姆薩的頭”（姆薩——神話中主持詩歌、藝術及科學的女神——譯者註）。他的一生就是這樣渡過

的。還在流放印度期間，他就顯示並確立了自己的文學天才和作為一個軍人的英勇氣質。

身居富庶的東方，賈梅士却過着清貧生活。他鄙視金錢和奢侈生活。一五六七年，他從幾位朋友那裏借到一些錢，先到莫桑比克，兩年後才又從莫桑比克返回葡萄牙。這段航程他沒有購買船票，因為他湊到的幾個錢已不夠完成他渴望已久的歸程了。

一五七〇年，他終於回到里斯本。但當時首都瘟疫蔓延，詩人乘坐船隻在進港之前必須先停泊在卡斯卡伊斯等候國王的批准，然後乘客才能上岸，貨物才能卸船。

這又是一個意外的打擊，但是詩人不聲不響地咽下去了，因為在船上起碼已可以望見祖國，而且很快就可以感受到家鄉的溫暖了。誰知幾天後他登岸看到的首都却是一片淒涼的景象，萬戶蕭條，商店關閉，街上空曠無人……

盡管如此，賈梅士還是努力謀求出版他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一五七二年印刷完畢，他把它送給國王塞巴斯蒂昂，並在王宮作了朗誦。國王送給他一筆在當時看來數目不算小的酬金，但這遠不能補償詩人的偉大天才和他那一顆赤誠的愛國心。詩人仍舊過着貧困的生活。

這位苦命人於一五八〇年逝世。據說臨終前，他忠實的讓·安東尼奧向他報告了阿爾卡塞爾·吉比爾失利的消息……

“祖國呀，起碼讓我們一同死去吧！”——當時他嘆息地說。這句話是阿爾梅達·卡雷特在他所著的題為《賈梅士》的詩集裏引用的。是真是假，沒有人考証過。然而，賈梅士與塞巴斯蒂昂國王同年逝世，而且當時已經預感到野心勃勃的西班牙的威脅，這些都是事實。後來，我們也確實被這個故敵——西班牙的國王統治了六十年。

《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是他們擺脫這種羞恥和鄙賤處境的良藥妙方，它立刻在一切正直的葡萄牙人手中傳播開來。在葡萄牙尚未重新贏得獨立之前，必須加強對被壓迫的祖國和人民的信心，為此，《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就是必讀之物。即使是今天，今天或者將來，路易斯·德·賈梅士的詩篇永遠都將教育外國人和本國人認識葡萄牙的命運之偉大與不朽業績。

I 遠航的開始

遠在四百多年以前，水手和英雄輩出的葡萄牙人民就想尋找一條通往印度的海路。那時候，印度在歐洲人眼裏是個金光閃閃、財寶成堆的國家；人們垂涎這些財富，然而通往那裏的道路却是危機四伏、困難重重。

四艘小船——在那浩瀚的海洋裏顯得更加渺小——在瓦斯科·達·伽馬的率領下，沿着熟悉的航道，穿過大西洋，駛向好望角。繞過好望角，便開始了他們探索的航程。

風平浪靜，開頭的旅程就這樣平平安安地過去了。但是，這樣遙遠的航程，沿途必將遇到許許多多艱難險阻、風浪和暗礁。誰也拿不準前進的航向。因為，甚至從來還沒有人敢於妄想探索這條漫長而艱巨的海路。

只有葡萄牙人的勇敢和堅毅能夠譜寫這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

※

※

船隊沿着莫桑比克海岸向前疾駛，掀起了陣陣白色的浪花。

印度還十分遙遠。

據學者和海員們說，通往印度的路只有這麼一條。如果海風宜人，而瓦斯科·達·伽馬和他的水手又不失勇氣的話，他們就一定能夠到達他們的目的地。

但是，他們並不順利。每當一個民族或者一個人試圖揭示或探索某種到目前為止人所不知的奧秘或實現某種崇高的事業時，似乎總是有着某種大自然的阻力或者別人的嫉妒，使他們難以成功……

我們勇敢的先輩們就要去體驗並嘗試這種艱難了！

就在他們還沒有開始經歷和嘗試這一切之前，諸神和事物、靈魂之力就開始議論他們的成敗了。

儒皮特，神中之神、萬物之主宰；維納斯，儒皮特之女、愛和美之神；巴科，歡樂和酒神；馬爾特，戰神；阿波羅，光和熱神；內普圖諾，海神；他們正在集會，商議是否給葡萄牙人以援助。

只要儒皮特稍微掀起一股風暴，就足以使他們的脆弱的小船葬身海底。那時候船員們以及瓦斯科·達·伽馬本人也就……

維納斯和馬爾特二位神是葡萄牙人的朋友。他們知道葡萄牙人像二位神的性格一樣，既善良又剛強。因此，讓葡萄牙人遭到這樣的結局二位神是萬萬不能同意的。

然而巴科，愚昧無知而且總是心懷鬼胎，從前他在印度曾擁有相當大的權力。他擔心一旦葡萄牙人征服了印度，那裏的人就會忘掉對他的記憶。因此，巴科決定騷擾葡萄牙人，並採用鄙劣手段來挫傷葡萄牙人的勇氣。

在羣星環繞、光彩奪目的王宮裏，諸神們聚在一起，——這裏也是他們居住的地方——，一場有關葡萄牙人及他們船隻的命運的大爭論正在進行……

II 艱險與叛逆

正在此時，幾個似乎是荒無人烟的小島出現在瓦斯科·達·伽馬及其水手的面前，好像是招呼他們，請他們在此歇腳。

但是，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在此地逗留……

這時候，從其中的一個島上，即離海岸最近的莫桑比克島上，開出幾條小船。葡萄牙人簡直歡喜若狂；幾個星期以來，他們的生活就只是抬頭望青天，低頭看海洋。現在他們雖無意在此停留，但還希望能夠碰到甚麼人，同他們交談一番。

他們詢問小船上的人，他們屬於甚麼種族，有些甚麼規矩，以及信仰何種宗教等等。

他們是摩羅人，在非洲經營生意。

摩羅人把小船停靠在葡萄牙人的船隊旁邊，他們便親熱地攀談起來。真誠的葡萄牙人坦率地說出了他們的打算。摩羅人裝出一副友善的樣子，答應為他們物色一名優秀的舵工，以便使瓦斯科·達·伽馬的船隊能夠更加順利地抵達印度。他們還答應從他們居住的島上，為葡萄牙人送來新鮮的食物和山泉的淡水。

這一夜葡萄牙人睡得十分舒暢，因為他們覺得如此順利地得到支援，對實現他們的願望實在是極大的幫助；可靠的舵工，新鮮的食品——正是他們未來的航程中最最需要的東西……

晨曦剛剛升起，瓦斯科·達·伽馬（他已得知島上的酋長即將來訪）命令各船升旗，並架起鮮艷的蓬帳，以迎接高貴的客人。

然而，島上的酋長既不知道葡萄牙人屬於哪一個國家，也不知道他們信奉何種宗教。

開始的時候，他還以為他們是土耳其人，像他和其他摩羅人一樣，信仰的不是基督而是回教的上帝，也就是說異教徒的上帝，而實際上葡萄牙人同他們則正好是冤家對頭。

但是，他還是擔心鬧誤會，而且害怕在這裏碰到自己宗族的世敵。他請求勇敢的瓦斯科·達·伽馬告訴他，他們從何處來，要幹甚麼，是否能夠出示他們的信仰證書，以及他們使用何種武器。

誠實而坦率的瓦斯科·達·伽馬毫無掩飾地講述了一切，當然是通過譯員，因為他不懂得那個國家的語言。

達·伽馬告訴他，他們要到印度去，他們是基督教徒，他們沒有攜帶也不需要攜帶任何信仰證書，因為他們的信仰箴言都銘刻在他們的心靈之中。

他讓酋長觀賞了他們的武器……，並說這是作為朋友讓他看的，還補充說，他可不希望有一天會作為敵人來向他顯示這些武器。

盔甲、砲彈、鋼鎗、箭囊、砲筒和長矛——酋長參觀了所有的兵器，驚訝異常，船長決定不再試放大砲，以免驚嚇了來訪的摩羅人。

像所有真正的強者和無所畏懼的人一樣，瓦斯科·達·伽馬船長認為，在羊羣裏像雄獅一樣耀武揚威其實是虛弱的表現。島上的人似乎並無惡意，而且和藹可親，然而他們却不配得到葡萄牙人的友誼……

他的誠實被人利用了……。一看到葡萄牙人擁有這麼多的武器，而且又胆大無畏，摩羅人酋長是既仇恨又害怕。

這種人畢竟是卑鄙而奸詐，總是以小人之心度人。他以為葡萄牙人只是假裝善良，實際上是為了等待時機，先發制人……

因此，他掩飾起自己的惡意，而且倍獻殷勤來穩住葡萄牙人，以免使他們產生懷疑。

他說要給瓦斯科·達·伽馬派一名最好的舵工，並假裝親熱的同他說東道西。

但是，這種親熱只是一種詭計，而且極其陰險毒辣。

他實際上想把葡萄牙人拖下陷阱，一網打盡，但是又百般掩飾這卑劣

的企圖。

他之所以如此仇恨葡萄牙人，歸根結底，據說是因為這些人信奉另外的宗教。而且這些人的祖先曾經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使摩羅人的前輩遭到慘敗。他，作為穆罕默德的信徒，是決不能原諒任何基督教徒的。

這時候，巴科由於馬爾特在諸神會議結束時對他的指責而老羞成怒，他決定要協助摩羅人實現他們的卑鄙計劃。

巴科總以為葡萄牙人要奪取他在東方擁有的聲譽；因此，他搖身一變，假扮做一個摩羅人伴隨在島嶼酋長的身旁。

他編造了各種謠言來中傷葡萄牙人，稱他們是竊賊和殺人犯。並發誓說，葡萄牙人所到之處，留下的就是死亡和災難。酋長充滿了恐懼，心想，只有徹底除掉葡萄牙人才能拯救他自己和他的人民。

第二天一大早，瓦斯科·達·伽馬的水手就要上岸去取淡水。巧扮成摩羅人的巴科竭力慫恿酋長將葡萄牙人收拾掉。因此，他們馬上為這次無恥的行徑作了部署，設下了一個大陷阱。

可惜他的精心策劃未能得逞。

翌日清晨，葡萄牙人分乘幾隻小艇向就近的海岸駛去，想灌取淡水和接請酋長指派的舵工。

謝天謝地，幸虧他們對酋長的不尋常的態度和提問產生了懷疑，而且有了提防。但是，他們沒有攜帶武器，因為他們沒有料到會有一場戰鬥。

摩羅人立刻撲了上來……殺聲震天，萬箭齊發，他們又是砍殺又是追逐，打傷了許多人，但是卻沒有造成死亡。

我們的人進行了頑強的自衛。船上也響起了隆隆的砲聲。摩羅人從來未聽到過大砲的轟鳴，現在一聽到砲聲就驚恐萬狀，亂作一團。

摩羅人爭相逃命。有些人身負重傷，掙扎着爬上小船，有些人被海水吞沒，剩下的也如鳥獸散。葡萄牙人終於得勝回船，但對摩羅酋長的無恥行徑則極為憤慨。可是後來怎麼樣了呢？他們剛剛回到船上，摩羅酋長就向他們提出了和平建議，並表示了懊悔。

當然，摩羅人提出的和平建議是虛偽的。他們並非不想戰鬥，但是他們知道，同瓦斯科·達·伽馬直接交鋒，是難望取勝的。他們決定給葡萄牙人派遣一名能幹的、然而却是不誠實的舵工，當然不是要他把葡萄牙人帶往印度，而是要他利用機會將他們的船隻沉沒。

瓦斯科·達·伽馬接受了這位舵工，他是個謹慎的人，對舵工的意見

並非言聽計從。

果然不出所料，舵工想把他們帶到一個名叫吉羅亞的海島。那裏的摩羅人將會更加兇殘地對待葡萄牙人，這些人比當初他們遇到摩羅人要壞得多。

盡管他們小心謹慎；但是，如果不是海風把他們吹向更遠的地方的話，瓦斯科·達·伽馬的船隊還是要在吉羅亞島靠岸，因為附近沒有別的陸地。

維納斯，盧濟塔尼亞人的朋友，為他們贏得了大自然的這個恩惠……

那麼，勇敢的、但是時刻受到威脅的葡萄牙船隊是否從此就擺脫了卑鄙的暗算呢？

不，沒有……

那個舵工沒有能夠把他們帶到吉羅亞島，現在又打算把他們引向另外的島嶼，讓他們有去無回。

舵工答應把他們帶到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城市，他們在那裏可以見到自己的教友，——但是，他却將船隊引向蒙巴薩，一個異教徒的城市。

到了那裏，當地的首領給他們帶來了親切的口信，並說將要隆重地接待他們這些赫赫有名的尊貴客人。然而，首領早已得到了念念不忘陷害葡萄牙人的巴科的暗示。

瓦斯科·達·伽馬十分高興。心想，在踏上新的艱苦而疲勞的征途之前，終於可以好好地休息幾天了。

然而，可憐的瓦斯科·達·伽馬和水手們，如果你們輕信了那些話，那可就……

喪失警惕或輕信自己所不了解的陌生人，那就難免上當受騙。

就像莫桑比克島的酋長一樣，蒙巴薩的頭人也派人登船向葡萄牙人獻了水和食品，並邀請他們進城遊覽市容。

使者還說，在城裏，葡萄牙人將會見到信奉基督的人民，並能得到他們所需要和渴望的一切，乃至香料和寶石。

爲了證明他的友誼，國王又送來了豪華而珍貴的禮品。瓦斯科·達·伽馬都毫不懷疑地如數收下。

但是經驗告訴他要隨時防備萬一，爲了避免像上次那樣的意外，他先派了二名機靈的水手登陸，觀察一下上面的情況，看看是否真的有基督教徒。

可惡的巴科又一次施展了陰謀詭計。上一次在莫桑比克他變做酋長的隨臣，現在又搖身一變，化作一個執事，跪伏在假造的祭台前。

葡萄牙人以爲見到了自己教會的牧師而歡欣鼓舞。

摩羅人表面上裝得十分和善並充滿了友情。

兩個人回到瓦斯科·達·伽馬的船上，還帶了幾個曾經款待過他們的摩羅人，以及其它各種各樣令人興奮的消息。

要是葡萄牙人當真把他們的船隻在蒙巴薩的水域拋錨，那麼，巴科和摩羅人就要背信棄義地收拾他們。

然而，天上最最美貌的愛神維納斯却把這一切都看在眼里。

當他們的船隻就要進港的時候，維納斯潛伏在浪花裏，和其他諸神一道，把帆船又推回大海，就好像是被潮水的力量推動的一樣……

在海浪的衝擊下，葡萄牙人只好放棄了拋錨的打算。

隱藏在小船裏、包圍着我們船隊的摩羅人以爲瓦斯科·達·伽馬識破了他們的奸計，頓時嚇得魂飛魄散，四出逃竄，莫桑比克酋長推薦的舵工也跳海逃遁。

看到這一切的一切，瓦斯科·達·伽馬終於明白了，假如他再向陸地靠近那怕是一丁點，就要跌進那致命的陷阱，想想他和他的水手們面臨的這場力量懸殊的戰鬥吧——既要對付大自然造成的災難，又要對付人們的陷害。終於醒悟了，這是神在保護他，把他那歷盡艱險的船隊從災難和叛逆中拯救出來，真應該感謝神的幫助。他向上帝祈禱，懇求保佑他們能夠抵達印度，或者至少到達一個安全的港口，消一消這遠航的疲勞，使大家能夠無憂無慮的休息一番，恢復一下體力……

III 繼續航行

麥林德國王歡迎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的保護者、美麗而溫柔的維納斯女神聽了瓦斯科·達·伽馬的祈禱。

她從浪花裏跳出來，前往神宮——澳璘波宮去見她的父親。父親馬上召見了女兒，對她的來訪十分高興。

維納斯一邊哭，一邊向父親訴說葡萄牙人的遭遇。他們是那樣不畏艱險，她又是那樣地熱愛他們，而命運却對他們百般刁難。

女兒含着眼淚抱怨說：

——“爸爸，我從未想到你會拋棄葡萄牙人，讓他們聽任巴科的擺弄和虐待。

“我熱愛這些光榮的人民，而你却任他們遭受敵人的欺凌而漠不關心。

“愛你之心使我不能怨恨於你，但願你能好好地保護他們……”

她愈哭愈痛，終於泣不成聲，悲傷欲絕。

儒皮特像其他父母一樣，十分疼愛自己的女兒。他緊緊地擁抱她、親吻她，笑着對她說：

——“不，我漂亮的女兒，你不必爲盧濟塔尼亞人的命運擔心。

“你不要以爲，除你之外還會有別的甚麼人能夠影響我對他們的感情。

“我可以向你斷言，他們在東方的創舉將使人們忘却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偉蹟。

“他們將爲世界開闢新的天地，興建新的城市。他們將挫敗兇殘的土耳其人，並使印度王拜倒在他們足下；他們樂於對他們隸屬下的人民施行公正而明智的法律。

“將來總有一天，咆哮的大海一聽到瓦斯科·達·伽馬那沉着的聲音就會戛然而止，使水手們的恐懼心情頓時消釋……

“你將會看到，非洲大陸那個當初不供他水和食品的國家最終將要成爲盧濟塔尼亞領土的一部分，那裏將成爲來自東方的船隻的庇護之所和平安歇息之地。

“那波浪滾滾、海風呼嘯的紅海，將在他們的船隊面前變得馴服起來。

“葡萄牙人曾經二次把強大的霍爾木茲王國從摩羅人手中奪回來，並把他們趕出這塊富饒的地區。摩羅人終將懂得，誰同你庇護的人作對，他將自食其果，自己吃虧。

“你将看到，那堅不可摧的第烏要塞，將二次被葡萄牙人圍困並攻克；果阿，葡萄牙人的驍勇將使它成爲整個東方的中心和首府；卡那諾，少數幾個葡萄牙人就能成爲那裏的主宰；加爾各答，一座人口衆多，防守堅固的城也將落入他們的手中。

“科申，也將被他們光榮克服……，

“我的女兒，世界上還不曾有過甚麼人像葡萄牙人那樣在東方取得如此輝煌的業績。

“而且不僅是在印度……

“他們還將到達馬六甲海峽和中國！”

“他們甚至還要到達亞洲最遙遠的島嶼，使整個海洋屈從於他們船隊的威懾，讓他們自由航行而不興風作浪……”

“這種超人的力量正是盧濟塔尼亞人的力量。在整個宇宙之上，從東方到西方，從南方到北方，他們的魄力是史無前例、絕無僅有的。

“我了解並估量過他們的力量，也預言過這種力量的未來。”

儒皮特說完，就派遣他的貼身侍從麥古里奧托夢於瓦斯科·達·伽馬，給他指引了一個安全可靠而且好客的港口……

當船長正在酣睡的時候，麥古里奧在夢中出現，輕輕地說：

——“趕快離開這叛逆不道的地方吧。在赤道的旁邊有一個地方，那裏的黑夜猶如白晝一樣，你將遇到一位善良而好客的君主。他會盛情款待於你，並為你選派一名能幹而誠實的舵工，他能夠把你帶到印度……”

一覺醒來，瓦斯科·達·伽馬對這個夢感到十分驚訝。

空中出現了一道神彩的亮光——這無疑是非同尋常的信號——，瓦斯科·達·伽馬心想，最好還是遵照這奇異的夢的指示去做。

他立即下令起錨，揚帆啓航……已經潛伏在他們船上的蒙巴薩的摩羅人沒有料到他這一招。他們砍斷了纜繩，企圖以此迫使船隻靠岸。

葡萄牙人立刻識破了他們的陰謀，但是卻沒有來得及懲罰他們。因為當摩羅人發覺他們的預謀敗露之後，便急忙逃之夭夭。

這是那些無恥的異教徒們的最後一次叛逆事件。最後的，當然也是徒勞的一次。

※

※

※

盧濟塔尼亞人的船隊浩浩蕩蕩、乘風破浪向着麥古里奧指引的好客的地方進發……

途中，他們俘獲了兩隻摩羅人的小船。船上的摩羅人看起來不像蒙巴薩的摩羅人那樣殘暴。瓦斯科·達·伽馬找到了一個人，他雖然不知道通往印度的航道，但是卻提供了駛往鄰近的麥林德港的確切資料。

據摩羅人說，麥林德國王仁慈而善良，恰如儒皮特的使臣在夢中對瓦斯科·達·伽馬暗示的一樣。

在一個適逢復活節的星期六，春天的陽光把陸地和海洋裝飾得五彩繽紛，曬得喜氣洋洋。正是在這樣的時刻，盧濟塔尼亞人的船隊在麥林德靠

岸了……

麥林德的居民也是摩羅人，但是他們却不像蒙巴薩和吉羅亞的摩羅人那樣虛偽和殘忍。

居民們看到來了一支船隊便立刻興奮起來。麥林德國王歡迎並邀請客人們上岸。

他把他們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把羊、雞、水果以及其它名貴的食品和飲料送往船上。

瓦斯科·達·伽馬不願意白白地領受這樣的寬待；他用上好的綢緞和精緻的珊瑚回敬主人，並派遣了壹名軍官上岸向國王解釋：葡萄牙人是些甚麼樣的人，他們想到甚麼地方去，他們的和平意圖是甚麼，以及他們的能力和作用。

軍官如實地向國王作了介紹，並進一步說明：瓦斯科·達·伽馬將不下船，這並不是因為不信任或者懼怕麥林德人，而是因為，作為艦長，他的責任不允許他離開船隊和他手下的士兵。

麥林德國王親切地聽取了那位軍官的說明，表示完全相信他的話。他贊揚盧濟塔尼亞人在進行如此漫長而艱巨的航行中所表現的英勇氣概，並表示他願意上船去拜會這位著名的艦長，既然艦長不便下船，因為他非常崇拜和尊敬他。

第二天，國王登船的儀式極為隆重，而且前一天的晚上就已經像過盛大的節日一樣了。

船上船下，一簇簇烟火騰空而起，歡樂的人羣載歌載舞。只是當國王和他的權貴們乘船前來向瓦斯科·達·伽馬致意的時候，這歡騰的場面才稍稍平靜了一點。

君臣們的穿戴極為豪華。國王身穿一件奪目的錦緞長袍，脖子上帶着一條長長的金項鏈，腰上掛着一把鑲金嵌銀的短劍。腳上穿着一雙精工刺綉的絲絨靴，像他的錦袍一樣，裝飾着無數的奇珍異寶。

一頂用絲錦製的金桿蓋傘，為國王遮蔽着陽光。

皇船上鼓樂齊鳴，熱情洋溢。

為了迎接麥林德國王，瓦斯科·達·伽馬也穿起了大紅絲綢禮服，袖口炫耀着金製的鈕扣，盔甲和褲子也鑲滿了金飾。他佩掛着一把金製的寶劍，帽盔上插着一根翎毛，儼然成了另一個君主。

號角齊鳴，禮砲轟隆，煙霧瀰漫。沸騰的人羣又歡聲雷動。